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禮制類

皇帝典學 皇帝典學之制，入書房，御寶炕，炕有寶几一，置備應讀書籍，師傅則於炕前設矮几二，矮椅二，俾其坐而教授。每晨功課，以二小時為度。宣統帝典學禮節。奉監國攝政王諭，酌量變通，皇帝御正中寶座，前置寶案，師傅三人分據二席，面皆北向，與寶案距離二尺許。

皇子典學

乾隆丙辰正月奉旨：「著大學士鄂爾泰、張廷玉、朱軾，左都御史福敏，侍郎徐元夢、邵基為皇子師傅，著欽天監擇日開學。」旋擇得二□四日吉。是日清晨，皇長子、皇次子到學，總管太監傳旨，皇子應行拜師禮，諸臣固辭，遂長揖，賜賚文綺筆硯之屬，與雍正癸卯同。少頃，召皇子及廷玉等六人進見，面諭曰：「皇子年齒雖幼，然陶淑涵養之功，必自幼齡始，卿等可殫心教導之。倘不率教，卿等不妨過於嚴厲。從來設教之道，嚴有益而寬多損，將來皇子長成，自知之也。」高宗又諄諭皇子：「師傅之教，當聽受無遺。」故高宗御製《懷舊》詩注：「皇考擇徐元夢、朱軾、張廷玉、嵇曾筠四人為予兄弟之師，命於懋勤殿行拜見之禮，示尊重也。」

上書房課程

自高宗以後，不立太子，皇子與諸王世子同學於上書房，選詞臣教之，與民間延師無異。又有滿文師傅，教以滿文、騎射、技勇。故嘉慶癸酉之變，宣宗在書房，親以鳥銃殲賊。文宗及恭王、醇王，皆善舞刀，有御製刀銘。上書房階下為習射之所，帝於政暇，輒呼皇子、王子習射，諸師傅善射者亦與焉，輒賜帛或翎枝以為常課。

講官設坐

順治乙未冬，召日講官五人進講，王文靖公熙講《尚書·堯典》，稱旨。奉諭：「嗣後講官不必立講。」遂侍坐。講官之設坐，自文靖始。

聖祖舉行經筵大典

康熙辛亥二月，肇舉經筵大典於保和殿，以孝感熊文端為講官，知經筵事。頃之，聖祖以春秋兩講為期闊疏，遂命其按日進講於弘德殿，每詰旦進講，有疑必問。熊上陳道德，下道民隱，引伸觸類，竭盡表裏。

高宗御經筵

乾隆丙午二月六日，上御經筵，侍臣講《論語》「仁者安仁。知者利仁」，《尚書》「正德利用。厚生惟和」。御論以「安仁、利仁」，朱子引而未發，雙峰饒氏謂與仁一，故曰其仁，與仁猶二，故曰於仁，亦既發之矣。然曷不於顏淵、子貢觀之乎。顏淵安仁，子貢利仁。簞食瓢飲，回不改其樂，是安仁也。賜不受命，非富貴貧賤之命，蓋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率性即安仁，不受命即未能安仁也。貨殖者見有利於仁，如貨殖之生財耳。是日筵宴，特命奏《抑戒之詩》，諸臣隨侍者分東西班，大學士阿桂、嵇璜以下凡三□八人。

曾文正請復日講舊典

文宗登極，曾文正公上言請復日講舊典，部議格不行。次年，咸豐辛亥正月，遂奉特旨，令翰、詹諸臣番上內直，候上親命題目，分日進呈。

高宗擬舉行三老五更禮

乾隆戊午，高宗將視學，擬舉行三老、五更禮，大學士張廷玉奏以典禮隆重，名實難副，恐幾微未稱，不愜觀聽，請停止。

高宗臨雍講學

高宗臨雍講學，蔡文恭公新以大學士兼管國子監，講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二句，賜茶及文綺。先是，御製《三老五更說》，糾蔡邕《獨斷》「父事兄事」、班固《白虎通》「老、更各一人」之謬。至是，御製《臨新建辟雍詩》，中有云：「蔡新或備伯兄行。」註曰「若今群臣中，孰可當三老五更之席者？獨大學士蔡新長予四歲，或可居兄事之列，然恐其局趣勿敢當。」舉王導對晉元帝之語耳。

文宗臨雍講學

咸豐癸丑二月上丁，文宗親詣太學，行釋菜禮。越六日癸未，臨雍講學，講《中庸》「中和」一節、《尚書》「皇天無親」四句。自王公大臣以及有司百執事，自先聖、先賢之裔，以及太學諸生，環集橋門墜水之間者，以萬計。是日，特命惇郡王致祭於贈太師大學士杜文正之靈，蓋重淵源，懷耆舊也。

儒臣進講於兩后

同治初，孝貞后、孝欽后垂簾聽政，命南書房翰林錄孫嘉淦《三習一弊疏》進呈備覽。既，又命南書房、上書房諸臣取歷代帝王治術足資法鑑者彙纂成書進呈，名曰《治平寶鑑》。光緒癸卯、甲辰間，命南書房翰林撰《書經圖說》，排日呈覽，書成頒行。丁未冬，又派儒臣七人輪班進講，孝欽及德宗每日視朝後，聽講於勤政殿。

祕閣曝書

祕閣曝書，以每年三月初六日，自康熙壬寅始也。

大婚禮節

納采之禮，內務府官備文馬□匹，鞍轡具，甲冑□副，緞百匹，布二百匹，遣正、副使賚送至后邸，設納采宴，后父、后母均與焉。

大徵之禮，內務府官備黃金二百兩，銀萬兩，金茶筭一具，銀茶筭二具，銀盃二具，緞千匹，文馬二□匹，鞍轡具，間馬四□匹，馱甲二□副。備賜后父、后母，黃金百兩，金茶筭一具，銀五千兩，銀茶筭一具，銀盆一具，緞五百匹，布千匹，馬六匹，鞍轡具，甲冑一副，弓一韞，矢一箠，朝服各二襲，衣各二稱，皆冬一夏一，貂裘各一領，帶一束。至后祖父母、后兄弟及從人亦均有所賜。

大婚日，皇后由邸乘鳳輿入宮，福晉四人，戴大紅綉罩衣大紅褂罩，敬謹襄禮。

皇后梳雙鳳髻，戴雙喜如意，御雙鳳同和袍。俟皇上、皇后坐龍鳳喜，食子孫饌饌訖，由福晉四人，率內務府女官請皇后梳妝上頭。仍戴雙喜如意，加添扁簪富貴絨花，戴朝珠，乃就合巹宴。是時，有結髮侍衛夫婦在坤寧宮殿外念交祝歌。合巹宴所陳，為豬羊、烏叉、金銀酒、金銀膳肉絲等項。至晚，皇上、皇后用長壽麵。

大婚禮成，宮中設合巹宴。次日，皇后觀皇太后，行六肅三跪三拜禮。又次日，皇后率妃嬪、內庭主位、公主、福晉、命婦等詣皇太后、皇上前行禮；妃嬪暨內庭主位率公主、福晉、命婦詣皇后宮行禮。

大婚禮應備各項內差男女人員，詳述如下：奉迎結髮福晉八人，皇后陞鳳輿備差女官，左、右扶輿之總管首領太監，后邸伺候朝簾、擊門之首領太監，御前執香、執燈、執提爐近支王公等六人，皇后降輿、執燈前導女官，進膳桌女官，合巹、念交祝歌之結髮侍衛夫婦，呈進果茶福晉二人，坤寧宮敬合殿門女官。

大婚時之門禁

穆宗大婚，金吾不禁，凡穿花衣者，可入午門瞻禮，類皆賃借蟒袍【即花衣也。】混入。正陽門雨衣店向售高麗貨物，遂以高

麗紙彩畫為花衣，買者絡繹不絕。後以宮中失物甚多，襄辦大婚禮諸臣皆獲薄譴。及德宗大婚，門禁遂嚴。

德宗大婚奩單

光緒己丑正月二□四日，進上賞金如意成柄，進金如意二柄，帽圍一九一匣，領圍一九一匣，帽圍一九一匣，又一匣，各色尺頭九疋一匣，又一匣，又一匣，銅法瑯太平有象桌燈成對，紫檀龍鳳五屏風銅鏡臺一件，【大紅緞繡金雙喜字套。】紫檀雕福壽鏡支一，【隨金卡子燈。】金大元寶喜字燈，金福壽雙喜執壺，【杯盤成對。】金粉妝成對，金海棠花福壽大茶盤成對，金如意茶盤成對，金福壽碗蓋成對，黃地福壽瓷茶盅成對，黃地福壽瓷蓋碗成對，金胰子盒成對，銀胭脂盒成對，銀喜相逢檯椰盒成對，【金點翠紅白瑪瑙桂花紅碧玉堂富貴。】盆景成對，紅雕漆太平有象鉢成對，脂玉夔龍雕花插屏成對，【紫檀座。】黃面紅裏百子五彩大果盤成對，古銅獸面雙環罐一牛，脂玉葵花御製詩大碗成對，古銅三足罐一件，古銅蕉葉花觚一件，脂玉雕魚龍一件，脂玉雕松鶴山子一件，翡翠大碗成對，漢玉松鶴筆筒一件，碧玉福壽圓光璧一件，郎窑大碗成對，漢玉雕仙人插屏成對，青花白地西蓮大碗成對，漢玉雕和合山子一件，脂玉雕荷葉雙連一件，雕碧玉鑲脂玉乳璧檯成對，漢玉雙環喜字獸面罐一件，脂玉雙獸面喜字有蓋瓶一件，翡翠瓷觀音瓶成對，漢玉獸面方罐一件，脂玉雙環獸面雕坐龍有蓋扁瓶一件，粉地五彩瓷八仙慶壽罇成對，脂玉雕西番瑞草芳彝一件，脂玉獸面雙環有蓋扁瓶一件，古銅周雲雷鼎一件，古銅周父癸鼎一件，金轉花洋鐘成對，金四面轉花洋鐘成對，銅法瑯龍鳳火盆成對，【以上均紫檀座。】紫檀雕花炕案成對，紫檀雕事事如意月圓桌成對，紫檀茶几成對，紫檀寶椅八張，紫檀琴桌成對，紫檀連三成對，紫檀雕花架几案成對，紫檀書格成對，紫檀雕花洋玻璃大插屏鏡成對，紫檀足踏成對，紫檀雕龍盆架金面盆一，【大紅緞繡花披。】紫檀雕花匣子二□件，紫檀雕花箱子二□隻，紫檀雕花大櫃成對。【以上共百擡。】二□五日卯刻，進上賞玉如意成柄，領圍一九一匣，又各色福履一九一匣，又鍼黹一九一匣，花巾一九一匣，又，又，紅雕漆喜字桌燈成對，紫檀雕福壽連三鏡支，【大紅緞繡簾。】金小元寶喜字燈成對，金油燈一件，金漱口盂成對，金抵頭缸成對，銀胰子檯成對，銀粉檯成對，銀牙箸成對，金喜字羹匙成對，金雙喜字成對，黃地福壽瓷膳碗成對，金漱口盂成對，金麥斗成對，金洗手盆成對，銀痰盂成對，銀盥子罐成對。

選后

選后以正白、正藍兩旗為最。其應選也，皇太后坐於上，皇帝坐稍次，果中帝意，帝以金如意簪於髮，遂稱后焉。鼓吹送選第。后歸，舉家長臨門外迓之，后微頷之。於是灑掃正室以居后，父母、舅弟遷別室焉。相見，必具冠服，晨、午、夕上食，親黨首承以進，家人之禮盡絕。蓋旗女未入室，與父母坐，輒右女而左父母。殊似西禮。惟西禮侍女以賓，旗禮為備充後庭，不相同耳。后之當選也，裝奩資用，其家若不勝任，則廷命旗籍之充海關監督者分任之。后進宮日，帝出正殿，側兩席，一置敕書，朱緞金字，一置龍節，四大學士侍立殿外。帝檢閱畢，大學士二人捧敕書及龍節行，其餘從之。后與前導內務府官數□，鹵簿全副，及宮燈百數而已。輿由乾清門進，妃子以下莫能與比。后入選還邸，隨宮婢□人，侍衛□員，為擁護，稽查門禁甚嚴。后入宮，乃撤之。

選妃

選妃以內務府三旗中小妞妞為多。其第一次覆選，在景山後之八旗領米官房中。由各該旗參領、佐領等，按各旗官房，分號設座，各旗妞妞均乘驟車，黎明即至。獲選者，彙送內務府大臣揀選，送入宮中，奏請太后、皇帝親自甄拔。獲選者之父母、兄妹，輒攬裾啜泣，以他日之不易謀面也。

選宮女

宮女備選，入大內，由後載門進。達某處，諸女相接如貫珠，侍立，人齊，內監捧牌入宮門告，皇帝親覽焉。駕至，循視良久，某中選，某不中選，略省其姓名、籍貫、父母名氏，為記之以去。入宮後，除配各宮外，置永巷中，所居屋漏牆圯。巷□室，居□人，一內監領之。內監權甚大，其家有餽贈，必由各門監交進，進一物，非二□金不可。故宮女能生活者，賴女紅以自存，不需家人資助。所用材料，悉巷監代購，購價必昂，製成，由巷監代售，售價必賤，巷監亦從中漁利焉。每餐，置飯木桶，鹹雞、鴨肉二片佐之，臭腐不中食，還之，下餐復進，故宮女姿色多消滅。惟衣由內務府進，綢緞至佳，四時更新耳。平時不能見帝。賜環，以二□五齡為度。帝、后得用，仍留宮承伺□年，蓋三□五齡矣。適人，則妻坐右，夫坐左；死並葬，亦妻柩右，夫柩左。

諭旨詰命

諭旨詰命，其別有四：凡批內外臣工題本常事，謂之「旨」。頒將軍、總督、巡撫、學政、提督、總兵官、樞稅使，謂之「敕」。皆由內閣撰擬以進。凡南、北郊時享祝版，及祭告山川、予大臣死事者祭葬之文，與夫后妃、宗室、王公封冊，皆由翰林院撰擬以進。然惟軍機處恭擬上諭為至要。上諭亦有二：巡幸，上陵，經筵，蠲賑，及內臣自侍郎以上、外臣自總兵、知府以上黜陟、調補，暨曉諭中外，謂之「明發上諭」。誥誡臣工，指授兵略，查核政事，責問刑罰之不當者，謂之「寄信上諭」。「明發」交內閣，以次交於部科。「寄信」密封交兵部，用馬遞，或三百里，或四五百里，加快至八百里以行。其內外臣工所奏事，經軍機大臣定議，取旨密封遞送，亦如之。

諭旨所用之字

諭旨所見之字，「員」字從「員」，「屬」字從「屬」，皆曾經御筆如此書寫，後遂恪遵不易。

制誥限句

順治甲午正月，始頒文武諸臣制誥封贈八旗勳衛數萬人，祖父之名皆闕失，意不欲制詞。漢官力爭之，於是內院擇坊局史官□六人分撰，自一二品始，一品限□二句，二品□句，三品八句，句各四字，不用故實。

撰擬文字

內閣撰擬文字多主於慶，如恩詔、誥命、敕命之類。翰林院撰擬文字多主於弔，如諭、祭文之類。惟南書房應制之作，不在此例。

票擬

內閣日進本章，雖多例行事件，而票擬稍誤，輒須議處。更歷既久，自成例案，因積成樣本四巨冊。故事奉行，即新進之士，亦可援例處分矣。然非熟悉源委，縱繙冗巾莫得其詳。票擬者不遑他務，而惟揣摩此樣本為急。有口號二□八字，一時閣員奉之如枕中鴻寶，口號云：「依樣葫蘆畫不難，葫蘆變化有千端。畫成依舊葫蘆樣，要把葫蘆仔細看。」

封贈

文官封贈之典，四品以下，祇准將本身妻室封典移封父母；八品以下，例封本身，不及妻室，是以封不及父母。雍正甲辰，從吏部尚書朱文端公軾之請，四品下，始准移封祖父母；八九品官，准封父母，不封本身妻室。又教授、學正、教諭、訓導，向無封典，至是，教授照知縣，學正、教諭照縣丞，訓導照簿簿，一體准封，並繼母、生母與嫡母俱封。皆文端奏准。

德宗咨本生父

醇賢親王為德宗本生父，光緒某年敕封，例由內閣撰文，其起語曰：「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咨爾醇親王。」嗣為王所見，謂以子咨父，終屬不妥，乃令改為孝欽后口昭。惟「奉天承運」四字上已鈐御寶，不能易，遂於四字下直接「皇太后」云云。醇見之，雖覺其不合，亦無可如何而止。

賜御書

翰林以入直南書房為最榮。帝至南書房，則供奉者出立門外，呼某人，則入，不呼，則候帝去乃入也。每賜御書，如福壽、嘉祉、松鶴、松壽字，多南齋代筆。其皇帝御殿親書者，則呼某人，跪案前，御書起一筆，則三叩首，至末一筆，亦三叩首，宮監二

人捧御書從其人頭上過，然後起立。

郊勞

國家厚待功臣，以振士心，將帥旋歸者，列聖皆行郊勞之禮。康熙中，良親王平耿精忠，安和親王定兩湖，貝子彰泰平滇南，凱旋時，聖祖皆親幸蘆溝橋以勞之。乾隆己巳，傅恆平金川歸，高宗特命築壇於黃新莊，旌其功。後兆惠、富德平回部歸，阿文成平定兩金川歸，亦行是禮。

大臣見諸王不得長跪

康熙丁卯正月二□六日，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左門，諸王以次環坐，內閣九卿科道議畢，閣臣白其議，向諸王長跪移時，武定李相國之芳年老路地。華亭高太常層雲時官給諫，抗章彈奏云：「天潢貴胄，禮當致敬。獨集議國政，無不列坐，況永康左門，乃天子禁門，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。大學士輔弼大臣，當自重，諸王宜加以禮接。」疏入，交宗人府，吏、禮二部議：「凡會議時，大臣見諸王，不得引身長跪。著為令。」

嘉慶癸亥，諭：「嗣後凡見親王、郡王，如有仍蹈前轍，長跪請安者，即著王等自行參奏。如大臣等遇見時，亦即指名參奏。至侍衛、部院司員，於本管堂官接見禮儀，自有定分，遇有公事，祇應侍立回堂，毋許屈膝請安。」

抱見

滿人相見，以曲躬為禮，別久日見，則相抱。後以抱不雅馴，執手而已。年長則垂手引之，少者仰手以迎，平等則立掌平執。

請安

請安之禮，始於遼，歷金、元皆然，明代猶未盡革。後則非獨滿、蒙二族有之，漢族亦有行此禮者，而尤盛於北方。《遼志》云：「凡男女拜皆同。其一足跪，一足著地，以手動為節，數止於三、四。」彼言捏骨地者，跪也。夫一足跪一足著地，即一足立而著地，但屈彼一足也。以手動為節，即垂手近足跗之節也。但言數止三四，似猶有繁簡之不同，固不僅如後之垂右手屈左膝之各僅一次也。惟婦女多請雙安，則以兩手撫兩膝而同時屈之耳。光緒中，稅務、郵政皆外人主持，自釐局、鹽局亦歸西人管轄，於是始與官場中人交涉。皖省有毛某者，首向辦大通局之某西人行請安禮，聞者多非笑之。

端茶送客

大吏之見客，除平行者外，既就坐，賓主問答，主若嫌客久坐，可先取茶碗以自送之口，賓亦隨之，而僕已連聲高呼「送客」二字矣。俗謂「端茶送客」。茶房先捧茶以待，迨主賓就坐，茶即上呈，主人為客送茶，客亦答送主人。

內臣召對

內臣召對奏事，主上不冠，則不進見，盛暑除冠，則有小內侍捧立於旁。見臣下亦不用扇，俟一起畢，【召見一人為一起。】稍揮數扇，仍納於袖，再見一起。

奏事

內廷奏事之制：每日子正，部院各以筆帖式齎摺至東華門外。少俟，門啟，隨奏事官入，至景運門內九卿房，以摺匣及本衙門印片一紙，同交奏事官，奏事官登之於簿。少頃，乾清門啟，奉之以入，至內奏事處，交奏事太監，以達御覽，時不過丑正也。乾清門石欄上置白紗燈一，遞事者以此燈為表綴，若燈移至階上，則事下不久矣。少頃，奏事官徐捧摺而出，高呼曰「接事」，則群集以俟。奏事官呼某衙門，則某衙門人前，奏事官手付口傳曰「依議」，曰「知道了」，曰「另有旨」，雖百□函，無一舛誤，不須開匣視也。然此亦有訣，以指爪劃痕，俗謂之「橫知豎議」。後移西苑，則接事在西苑門外侍衛處檐下。

拜摺

督撫為封疆大臣，如有要事，例必專摺奏聞，此與題本不同。蓋題本皆常行公事，向由驛遞。若奏本，則定期發行，不由驛遞，而由本轄戈什哈差弁中，挑取老成幹練者，逐站換騎，快馬飛馳，齎送進京，往返程途，亦均有限。當未有汽船以前，江蘇至京，往返僅□有八日耳。任此差者，名跑摺子，連跑三次，即得以外委把總拔補。督撫將發摺，必先拜摺。是時，飭發三梆，步出大堂，屬吏站班，步兵排隊，轅門外放炮三，鼓樓作樂，堂隅設香案，將本箱供其中，督撫面西北，對箱行三跪九叩禮。既畢，捧下，由差弁手接，再高捧頭上，疾趨而出，於是掩門，而轅外又升三炮以送之。然所供本箱，雖封以黃緞，標以硃簽，其實杳然中空，真正奏摺，尚在署中，少時方得領出也。

令藩臬面陳章奏

順治中，徐立齋相國元文請令各省藩臬得面陳章奏，親加咨訪以觀其才，世祖從之。至日，御乾清門，科道官侍班，通政司引藩臬官以次面奏，著為令。旋詔藩臬勿舉卓異。自立齋掌計典，門不通謁，語人曰：「當考察時，直省大吏皆長跪堂下，自陳履歷，其嚴重如此，使少有所私，不內愧耶。」

遵例自呈

京堂三品以上，外官督、撫，凡不入京察大計者，三年任滿，必舉賢自代，名曰「遵例自呈」。上溫旨慰留之，間有更易。乾隆初，始罷。

呈繳硃筆奏摺

臣工奏摺，凡經有硃筆者，雖僅一圈點，俱呈繳，不獨有硃批而後繳也。其在任久者，或每年奏繳一次，或任滿彙繳，則無定。繳進之件，存紅本處，遇纂修實錄時，奏明請出，事畢，仍交紅本處奉藏。嘉慶丁卯，以列聖以來積漸既多，始移藏於太和殿東夾室內。其館中請出者，於應繳時，即由本館恭送夾室，不復繳進矣。

預用空白

乾隆庚申四月，始命各省封印後豫用蓋印之空白。

供奉各事

嘉、道以前，車駕出麗正門，隨從百官皆立班。軍機帳房例在幔城之左，凡駕由左門入，在直章京皆立班。宮眷輿輦後扈亦有豹尾，親王以下皆引避，故稱「關防」。機庭印鑰，例由大臣中行走最前者佩帶取用，以金牌為合符，始付鑰。凡較射中四矢者，賜帶孔雀花翎。凡詔草，經硃筆更改，例應另紙恭錄，惟廷寄諭旨，多命即以硃發，封緘嚴密，由驛傳遞。凡一旨而傳諭數人者，進呈既下，照書各寄，謂之「分寄」。凡御筆增改，遵錄他本，謂之「過硃」。機庭總簿，謂之「隨手簿」，檢查舊事，必按各年隨手簿索之。凡直省方面開缺，先由樞臣書缺而空其名，以待御筆填注。凡引見記名各員，吏、兵兩部以綠頭牌交軍機照錄，入存記匣，隨時進御。凡直省奏請遷除，當上意者，雖交部議，仍命存記，部本上時議駁，亦擬旨準行。凡行在召見軍機大臣，恆在晚膳後。凡撰擬詔旨六七道以上者，輒命隨成隨進。前引大臣將近宮門，例釋弓箭。凡頒賜軍機章京，例視三品京堂。每車駕在道，當直者例滿、漢各一人，帶要件，先候於尖營，以備承旨。上直有一人最早者，謂之「早門」，散直有一人最晚者，以宮門下鑰為度。周廬夜直兵弁，統謂之「珠車」。凡圍場，上未發矢，莫敢縱鎗，惟突圍之獸，從官先射。哨鹿者，戴鹿冠作鹿鳴。進哨之後，不許屬車先行，恐橋道有不虞也。滿語以隨豹尾為「跟穆音」，尖營為「烏墩」。圍場以西去，以東還。行衣不掛朝珠，還則仍繫。扈蹕初歸，例得休沐七日。凡內直各官，皆進乾清門，惟軍機章京許兼由內右門出入。

伊里

景運、隆宗二門及東、西華門，例有護軍值班，每王大臣出入，高呼「伊里」，滿語云「立」也。蓋示人致敬之意，即軍禮之高呼「立正」也。

孝欽后變更妃嬪扈從之制

宮人之家庭~BCHWI;物也，例須多金，故宮嬪家人，多於帝駕抵園還宮，或每年謁陵之日，妃嬪隨宮車外出時，圖一晤語及贈物。帝行有御道，駕至，道旁先張擋子，禁窺伺也。駕前布羽林警衛，雜以宮儀，後為內務府各旗營，再次為王公，又次為闈宦。鑾輿前有警鞭，警鞭鳴，則人知帝將至。先帝，次后，再次妃嬪。妃嬪親屬，探鑾輿行過，以餅金屬司擋，父母姊妹等因得人見，匆匆各數語，贈物納之輿中，涕淚未畢，輿行已遠。先時，帝出行，宮妃多乘馬，冠帶，袍褂，腳靴若男子，惟鬢插二彩花為異。迨孝貞，孝欽二太后臨朝，妃嬪扈蹕，不乘馬而易輿矣。

塞宴蒙古

列聖巡幸木燕蘭，蒙古諸台吉及四□八部盟長例於出哨之後，恭進筵宴，習武合歡。有所謂塞宴四事者，扈從諸臣，多有賦詠。一曰詐馬，選六七歲以上幼孩，文衣錦襪，銜尾騰驤，散鬢結髮，不施鞍轡，而追風逐電，馳騁自如，別樹大纛於數里外，先至者及受上賞，餘亦恩賚有差。一曰什榜，番樂也。蕢桴葦籥，有上古遺音。酒半，王公更迭獻技，侏鞮株离，一曰布庫，相撲為戲也。徒手搏擊，分曹角力，伺隙蹈瑕，不專恃匹夫之勇，勝者有醇酒，羊臠之賜，立飲無算。一曰教駢，馴阿馬也。凡達駢之產，初入牧群，不受羈勒者，蕃王子弟，輒執長竿，攜綵索，或躍而登，或超而過，罄控酣呼，疾如風雨，必使調良馴習而後已。逸群奔踉，馭之者愈眾，剽悍神勇，頗為壯觀。

大蒙古包宴

乾隆中，廓充新疆、回部、哈薩克、布魯特諸部長爭先入貢，高宗宴於山高水長樓前，及避暑山莊之萬樹園中。設大黃幄，可容千餘人，其入座典禮，咸如保安殿之宴，宗室王公皆與焉。高宗親賜酒，及新降諸臣、貝勒、伯克等，示無外也，謂之大蒙古包宴。嘉慶癸亥，以三省教匪蕩平，亦循例舉行。

青海蒙古會盟之禮

會盟禮：朝旨居中，文武長官率蒙、番行謝恩禮，凡九拜；次蒙、番謝長官主盟，凡六拜；次蒙、番圍立團拜，行相見禮，凡三拜。階上設兩几，文武長官左右席地坐，南面兩廊列矮桌二□餘，為蒙古王公席，左翼居左，右翼居右，每桌前陳生羊一，蒸餅大如盂，繫如塔，肴、果八碟，皆高裝，酒滿斟。番日設席於下，北面坐，席前陳列各物皆如之。擊鼓淵淵然，音樂雜奏，主盟官舉杯，勸酒三巡，蒙、番飲三爵。門外陳兵衛，漢、蒙、番兵隊依次鳴砲為禮。

蒙長先起，謝恩，領賞：左、右翼正副盟長四人，每人袍料全套，鼻煙瓶一具，篋刀一副；其餘王公、台吉等，各綴帛一端，煙瓶，篋刀稱是。次番日趨而前，謝恩，領賞：每人紅布一端，銀牌一面，茶磚二封，酒一桶；總管與千戶一律。東科寺香鐺亦然，因駐節並地也。其他寺僧來會者皆無賞。蒙長退，備良馬一，及~RTLA;嚕、紅花、藏香數事，以獻主盟官，盡地主誼。主盟官起節，各部落恭送如儀，而後依次回藩。青海會盟之典，實始於雍正乙巳，訂定青海大臣每年出口祭海，會集各札薩克會盟一次。迨河南八旗番子安插近邊，著其同蒙古一體來盟。當時俸緞、犒賞，皆支取內帑，嗣歸甘庫支銷，從未扣及蒙，番俸金。其後舉行此典，一切祭物、賞物，及沿路驛費，有增無減，漸覺不支。當事議兩年一舉，乃蒙、番懇請仍照舊章，謂旗民散落，已無歸宿，盟長之令諸多隔閡，全憑歲舉令典，使遠氓常瞻漢官威儀，以資聯絡，倘再展期合舉，殊不足以副遠氓之嚮望，更足令彼輩生心，如恐經費不敷敷，願於俸金內捐籌鉅款，以襄盛事而維大局。當事允其請，照常每歲舉行。【宣統庚戌，丹廳奸民因鹽斤加價生變，青海大臣某捕犯甚急，丹民深憾之。】

俸薪

國初，滿洲官員支俸不支薪，漢官則俸、薪並支。順治甲午，停秋冬二季俸。有以停俸不停薪請支折薪銀者，以薪侈於俸也，如四品官，季給薪三□金，俸纔二□金。內院不許，謂滿洲方在此論薪俸，何得濫也。明年，漢官但給俸，不給薪。

養廉

養廉始於雍正時，世宗因官吏貪贓，時有所聞，特設此名，欲其顧名思義，勉為廉吏也。

奏定州縣陋規

英煦齋協揆和，奏定州縣陋規，汪瑟菴廷珍、湯敦甫金釧兩文端公，蔣勵堂攸銛、孫寄圃玉庭兩節相俱上章奏阻。宣宗手諭曰：「朝有諍臣連章入告，使朕胸中黑白分明，無傷於政體，朕不勝欣悅之至。」

准帶護衛僕從

康熙辛亥，奏准王公、文武大臣官員，凡進午門、東華門、西華門、神武門，其所帶護衛、僕從，親王、郡王，准令帶□人；貝子、貝勒、公及一品文武大員，准令帶八人；二品文武大員，及三品京堂，准令帶六人；四五六品京堂官，准令帶四人；文職五六七品，武職三四五六品官員，准令帶二人；文職八品以下，武職七品以下，准令帶一人。

外官准帶家人

康熙丙寅，議准外任官員，除攜帶兄弟、妻子外，漢督、撫准帶家人五□名，藩、臬准帶家人四□名，道、府准帶三□名，同知准帶二□名，通判、州、縣准帶二□名，州同縣丞以下官員，准帶□名，所帶婦女，亦不得過此數。

官吏儀衛

鹵簿之設，自古有之。州、縣官出行，前導有肅靜、迴避牌，銜牌、金鑼、傘、扇六、衝清道旗、紅黑帽繼之，從者除書差外，尚有民壯、家丁，前後亦數□人。道員、知府則更有飄檐傘、飛虎旗、劊子手、護勇、頂馬等，而人數又增。欽差大臣、督、撫儀衛之繁，愈不可以僂指，即就前驅之營兵以觀，大旗一隊，關刀一隊，虎叉一隊，洋槍一隊，迤邐可半里。

傘蓋

《大清律例》載職官傘蓋：一二品，銀葫蘆杏黃羅表、紅裏；三四品，紅葫蘆杏黃羅表、紅裏；以上皆三簷。五品，紅葫蘆藍羅表、紅裏；六品以下八品以上，用藍絹；皆重簷。庶民不得用羅絹涼傘，許用油紙雨傘。又《禮部則例》載：總督以下至知府，用杏黃傘；府佐貳以下至縣丞、教官，用藍傘；其雜職以下無傘。又武官，自提督以下至都司，用杏黃傘；守備不用肅靜、迴避牌，餘視都司。其後文官府佐貳皆用紅傘，武官千總亦然，不自知其僭矣。

武職上司不得笞辱屬弁

俗稱武職一級管一級，謂都司可棍責守備，守備可棍責千總，此無稽之談也。康熙己卯，奏准武職上司將所屬末弁如有事故並不揭參任意笞辱者，罰俸一年；笞辱守備以上者，降二級調用。

標題太平無事

樞廷事件皆書於冊，標曰「隨手登記」，元旦則裝訂新冊，敬書「太平無事」四字於冊端。

牌子檔子

官中冊籍，謂之「牌子」、「檔子」。溯其始，蓋國初八旗無冊籍，有事，恆記於木，往來傳遞者，曰「牌子」，以削木片若牌故也。存貯年久者曰「檔案」，曰「檔子」，以積累多，貫皮條掛壁，若檔故也。至其後，則文字之書於紙者，亦呼之為「牌子」、「檔子」矣。

圖片冊檔

八旗人家生子女，例須報明本旗佐領，書之於冊。及長而婚嫁，亦如之。又必須男女兩家受轄之佐領互出印結，曰「圖片」。三年一比人丁，使各列其家人名氏而書於冊，謂之「冊檔」。及歿，而削其名氏於冊。故旗人戶口不能增減，姓名不能改移。

禁婦女裹足

崇德戊寅七月，奉諭旨，有效他國裹足者，重治其罪。順治乙酉，禁裹足。康熙甲辰，又禁裹足。戊申七月，禮部題為恭請酌

復舊章以昭政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疏內開：「順治□八年以前，民間之女，未禁裹足。康熙三年，遵奉上諭，下議政王、貝勒、大臣、九卿、科道官員會議：元年以後，所生之女，禁止裹足；其禁止之法，該部議覆等因。於本年正月內，臣部題定：元年以後，所生之女，若有違法裹足者，其父有官者，交吏、兵二部議處；兵、民則交付刑部，責四□板，流徙□。家長不行稽察，枷一個月，責四□板；該管督、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疏忽失於覺察者，聽吏、兵二部議處在案。查立法太嚴，或混將元年以前所生者，捏為元年以後誣妄出首，牽連無辜，亦未可知，相應免其禁止」云云。裹足自此弛禁。

喪儀

禮為天子斬衰。國朝喪儀：王公、百官持服二□七日，孝袍以毛邊布為之，夏則涼帽去纓，冬則煖帽去纓。屆期除服，易玄青布袍，百日而止。衣若玄青，則冠用纓。惟恭理喪儀之大臣、派出穿孝之大臣並殯前守衛執事人員，亦百日除服。嘉慶庚辰七月二□五日，仁宗龍馭上賓，八月□二日，梓宮由避暑山莊啟行，二□二日至京，距初喪僅二□七日，遽行除服，且几筵前舉行祭典，理應仍持喪服，留京王大臣始奏請以大祭禮後除服。其各衙門文移、奏疏，向以二□七日內用藍印，及每日陳設法駕、鹵簿，例於滿月禮後停止者，均改至大祭禮後。欽天監擇吉九月□六日大祭，始除服。

滿洲喪禮

滿俗喪禮：斬衰止百日，期服六□日，大功三□五日，小功一月，總麻二□一日，然其居喪也，衰服去身，不聽樂，不與宴，居室皆用素器、木几、素席，以終三年。期功各以其等降行之，無敢逾。戚友家之喪，有服者往弔時如其服；無服者，男去纓，女去珥。喪主人奉男腰經，奉女首經，拜而進，受者亦拜。

旗員丁憂

舊例：八旗漢軍文職官任漢缺者丁憂，任旗缺者不得丁憂。又滿洲任督、撫、藩、臬者守制，而京朝官三月後即出供職。順治中，徐立齋相國奏調宜一體丁憂，以崇孝治，且言外官聞訃者，宜即日奔喪，毋得治事候代，並申士庶居喪釋服從吉之禁。皆報可。

然旗員親喪丁憂之例，最為紛歧糅雜。中外武職各員，皆給百日假，穿孝，假滿，服官任事。舉人、生員與漢人同，非二□七月服滿，不得應試。而部、院、署司官，則於百日孝滿後，照常入署當差，惟停止給俸及升轉，不得引見，著玄青外套，不許服補褂蟒袍。京堂以上至大學士，則百日孝滿以後，改實缺為署任，遇有慶典，免其進內朝賀而已。至外官守孝之制，則更歧出。州、縣、佐雜，丁憂守制三年，與漢員無異。府、道之由翰、詹、科、道簡放及由州、縣升轉者，與州、縣同；若由六部司員外放，則俟百日孝滿，仍回本衙門當差。郎中、員外，各視其簡放時班次行走，二□七日後，仍由吏部帶領引見，分內用、外用二種：外用，仍以道府記名；內用，則仍以郎中、員外候補。至兩司以上，則守制二□七月，又同漢員。若督、撫，則與京堂以上同制，改實缺為署任矣。嘉慶間，裕靖節公謙任漕運總督，丁憂百日假滿，論應詣宮門請安，裕獨不可，乃稱疾不出。俟禫祭後，始出補官。既受命，即上疏請令滿洲文職官員無中外尊卑，凡有父母喪者，皆丁憂守制二□七月為服滿，一律與漢員同，疏詞肫摯。奏上，奉嚴旨駁斥，謂其沾染漢人習氣，詐偽欺飾，失人臣致身之義，而變滿洲純朴之風。此後遂無敢繼言者。

旗奴為旗主喪事司鼓

旗人中之各項包衣及隸下五旗者，滿、蒙、漢皆有之，或奴籍，或重儻，例不得與宗室覺羅抗禮。若不得已，必先屈一膝而請曰求賞一坐，俟允，乃坐。又聞旗主每有貧無聊賴，執賤役以餬口，若途遇其奴之高車駟馬者，必喝其名，使下車代役，奴再三請安，賄之，始免。道光朝，大學士松文清公筠秉政，宣宗甚倚重之。忽請假數日不之，異也，次日，軍機召見，奏對畢，上忽問軍機大臣以松筠請假之故，滿軍機以該旗主家有喪事例往當差為答。宣宗即命往催其早日銷假。及往，見其冠摘纓，衣白布袍，司鼓於門外焉。次晨入直，白其狀，宣宗大怒，謂該旗主有意侮辱大臣，即日降旨，擡松旗，免其奴籍。下五旗者，正紅、鑲紅、正藍、鑲藍、鑲白也。

武職無三年終喪之制

武職無三年終喪之制。康熙間，四川提督何傳以夔州副將孫斌詳請回籍守制上聞，疏奏沈痛，得旨，遂為定制。乾隆乙亥，江蘇千總傅振邊丁母憂，泣請上官，求奔喪守制，不許，則慟哭求去，上官不能留。時尹文端公繼善督兩江，為之入告，蒙特恩準其回籍，並著為例。

馮柯亭以禮事親

馮孟亭侍御為伯陽司寇之嫡孫，司寇庶子柯亭中丞鈐撫安徽時，將葬其生母曹夫人，祔於其父伯陽司寇之塋，相與並列，侍御持不可，曰：「是並嫡也。」柯亭曰：「有子之妾，禮當祔，何並列之疑。」孟亭退而考之，得韓魏公葬所生母胡其置後於嫡夫人尺許，魏公自為誌銘曰：「棺槨之制，悉用降等，安神之次，卻而不齊，示不敢瀆也。」柯亭無以難，議乃定。然孟亭亦守禮嚴甚，嘗入覲高宗，詢及家事，諭曰：「汝母有賢子，今卦夫人矣，將不為正室乎？」孟亭叩首謝，敬對曰：「臣父未有遺命。」上霽顏曰：「是也，汝父未有命。」遂已。

李鴻藻兩請終喪

咸豐中，高陽李文正鴻藻以編修視學河南，按試未周，特旨召入弘德殿授讀，為穆宗傅。夙受知於孝貞、孝欽兩后，擢至戶部侍郎兼軍機大臣。同治丙寅，文正丁太夫人憂，奉懿旨開去侍郎缺，守孝百日，仍在弘德殿及軍機處行走。文正累疏固請終制，同時授學諸臣如倭仁、翁同龢、徐桐亦代乞終喪，存教孝之風，故卒得終喪。至光緒初，文正復遭本生母憂，時以兩朝師傅，倚任益重，而文正仍請守制，謂本生之房無喪主，並具呈禮部，請終三年喪制，盡人子職。部議從之。故文正守禮終喪，服闋乃起。

供忌辰牌

帝、后升遐之忌辰，謂之「國忌」，居官例穿素服，各署儀門外必供一忌辰牌，凡供此牌，則儀門不開。中設一桌，桌上一牌，牌書「忌辰」二字，供至下午，則撤去而門開。官於此日，往往託忌辰以謝賓客。

帝后忌辰禁嫁娶

帝、后忌辰，向不禁嫁娶作樂。雍正丁未，古北口游擊劉繼鼎於聖祖忌辰婚娶，為提督郭成功所劾，革職治罪。通行時憲書，於列祖、列宗、列后忌辰，不載宜嫁娶事，世宗命欽天監詳議，後永為定例。

孝全后諡號

孝全成皇后，初由皇貴妃攝后宮事，旋正中宮，數年暴崩。時孝和睿皇后尚在，家法森嚴，宣宗亦不敢違命也，故特諡之曰「全」。宣宗既痛孝全之逝，遂不立他妃嬪之子，而立文宗，以其為孝全所出，且於諸子中年齒較長也。

給諡鄭重

國朝優卹臣鄰，恩禮渾渥，惟身後給諡，最為矜重，故自開國至道光朝，膺易名之典者，僅四百餘人，有生官極品而歿不得諡者。自同治初，兩宮垂簾訓政，凡階一品者皆予諡，後遂為定制。

擬諡

臣下諡典，由禮部奏准後，行知內閣撰擬，舊隸典籍廳。咸豐初，卓文端公入閣，改歸漢票籤，令兩侍讀司之。凡奉旨給諡者，侍讀遵諭旨褒嘉之語，得諡文者，擬八字，由大學士選四字，不得諡文者，擬□六字，由大學士選八字，恭請欽定。惟「文正」二字則不敢擬，悉出特恩。

特諡

凡經由上諭發表，曰加恩予諡某某者，謂之「特諡」，如張之洞之「文襄」，孫家鼐之「文正」等是也。

諡重文字

國朝諡法，惟由翰林授職之員，始得冠以文字。若官至大學士，則雖不由科目，亦得諡文。惟康熙丁未，領侍衛內大臣一等公索尼，既未與金甌之下，亦不由玉署而來，予諡「文忠」，實為異數。其後周文忠公天爵，亦非翰林，漢臣得此，尤為僅見。

諡重正字

有上書房師傅資格者，照例可得「正」字之諡。

諡重裏字

諸臣諡法，「裏」字為最隆重。咸豐癸丑□月，壽陽祁文端公雋藻面奉諭旨：文武大臣或陣亡、或軍營積勞病故而武功未成者，均不得擬用「裏」字。自是無敢輕擬矣。

諡文正者八人

宣統己酉□月，大學士壽州孫家鼐薨，特旨予諡「文正」，飾終之典，備極哀榮。國朝諡「文正」者，自睢州湯斌、諸城劉統勳、大興朱珪、歙縣曹振鏞、濱州杜受田、湘鄉曾國藩、高陽李鴻藻與孫而八矣。

小臣得諡

陸隴其以御史贈閣學，賜諡「清獻」，為小臣得諡之始。至馬忠勤公玠，以知縣贈布政使參議，強忠烈公克捷，以知縣贈知府，劉忠節公欽鄰，以知縣贈太僕寺少卿，及楊廷亮以知縣諡「昭節」，方振聲以縣丞諡「義烈」，俱照知府例卹，則皆出自特恩也。

婦人得諡

嘉慶時強克捷【河南滑縣知縣。】子逢泰之妻徐氏，道光朝方振聲【福建嘉義縣縣丞方振聲、臺灣鎮標千總馬步衢、臺灣北路協把總陳玉威殉節臺灣，均特旨賜諡，並有「覽奏墮淚」之諭。振聲諡「義烈」，步衢諡「剛烈」，玉威諡「勇烈」。凡特旨予諡悉出睿裁，不由閣臣撰擬。】之妻張氏，陳玉威之妻唐氏，均蒙特旨予諡「節烈」，婦人之得諡者止此。

諡上冠八字

雍正朝，和碩怡親王薨，賜諡曰「賢」。世宗眷念勿替，特旨以王生前所賜「忠敬誠直勤慎廉明」八字冠於諡號之上。

壇班

舊制：南郊大祀，皇上先一日蒞壇，軍機大臣入直於西天門外直廡，章京各備短几坐褥列坐帳房，略如扈從之儀，謂之「壇班」。光緒間，凡遇郊祀，皇上先一日在宮辦事，後蒞壇，次日禮成，還宮辦事，軍機大臣仍入直於隆宗門內直廡，無所謂「壇班」矣。

坤寧宮祀神

坤寧宮為神版所在，每歲二月初，帝、后同在坤寧宮喫肉，妃嬪以次咸入座，且分賜散秩大臣、侍衛，皆行一叩首禮而跪。俟肉熟，人各一大塊，佐以椒鹽，食後進茶，不設箸，手劈之，故侍衛多懷紙入內，以備拭手。乾隆季年，首領太監私偷整肉，以冷肉及瘦殘皮骨充數，高宗怒，令總管太監劉成專管，每日食肉，加派御前、乾清門侍衛各一員，與喫肉者一體分食，如有仍前弊端，據實具奏，務將總管太監全行治罪，太監劉成亦加倍治罪。

射牲

古禮：王祭於廟，親射牲以獻。坤寧宮祀神，犧牲入，皇上迎出戶，俟牲進，皇上隨入，跪視庖人執鸞刀屠割畢，方叩頭興，即古「射牲」遺意。

遣官祭告嶽瀆

康熙丙子正月，天子為元元祈福，遣大臣分行祭告。二□七日，上御保和殿，頒賜冊文、香帛，給御蓋一，龍纛二，御仗二，凡四海、五鎮、五嶽、四瀆、闕里、長白山、帝王陵共五□九處。遼東廣寧混同江北海之神，山東萊州府東海之神，山西蒲州府西海之神，廣東廣州府南海之神；遼東廣寧北鎮暨巫閭山之神，山東青州府東鎮沂山之神，陝西鳳翔府西鎮吳山之神，山西平陽府中鎮霍山之神，浙江紹興府南鎮會稽山之神；山東濟南府東嶽泰山之神，陝西西安府西嶽華山之神，河南河南府中嶽嵩山之神，湖廣衡州府南嶽衡山之神，山西大同府北嶽恆山之神；四川成都府江瀆之神，河南南陽府淮瀆之神，河南懷慶府濟瀆之神，山西蒲州府河瀆之神；至聖先師闕里；兀喇地方長白山之神；河南開封府太昊伏羲氏陵，陳州商高宗陵，西華周世宗陵，陳州河南河南府漢光武陵，孟津宋太祖陵，鞏縣太宗陵，鞏縣真宗陵，鞏縣仁宗陵，鞏縣湖廣衡州府炎帝神農氏陵，鄆縣湖廣永州府帝舜有虞氏陵，寧遠九疑山山西平陽府女媧氏陵，趙城商湯王陵，滎河陝西延安府黃帝軒轅氏陵，中部陝西西安府周文王陵，咸陽 武王陵，咸陽成王陵，咸陽康王陵，咸陽漢高祖陵，涇陽文帝陵，府城東宣帝陵，長安唐高祖陵，三原太宗陵，九嶼山憲宗陵，涇陽後魏文帝陵，富平山東兗州府少昊金天氏陵，曲阜帝堯陶唐氏陵，東平直隸大名府顓頊高陽氏陵，滑縣帝嚳高辛氏陵，滑縣商中宗陵，內黃直隸順天府金太祖陵，世宗陵，明宣宗陵、孝宗陵、世宗陵俱天壽山，塞外起輦谷元太祖陵、世祖陵俱在順天府望祭，浙江紹興府夏禹王陵會稽山，江南江寧府明太祖陵鍾山，遼東廣寧遼太祖陵木葉山。

救護日月

日月之蝕，官署例當救護。每屆期，官必於大堂行禮，則公服升堂，望空叩拜，陰陽生喝報初虧某時，食甚某時，復圓某時，是時伐鼓、鳴金，雜以砲仗爆竹，喧嚷不絕，直至過時而止。

光緒庚子拳亂，天津為八國聯軍所據，尚未交還，值日食，直督在保定，欲舉行救日禮，乃照會八國聯軍都統，其略曰：為照會事：照得赤馭經天，普照萬物，乃天道之常。茲查有一巨物，其形如蛤，欲於某月某日大張其口，將日鯨吞。屆時必天地幽閉，人物不生，實屬異常慘變，本部堂不忍坐視，至時將躬率所部，鳴金放砲，以使此蛤形怪物，驚懼而逃，不至重為民害。誠恐貴部下軍士人等，耳目未經習慣，難免疑慮驚皇，為此合行照會貴□□，請煩查照可也。須至照會者。

禱雨

定制：久旱、久雨，宮廷、官署無不致禱。然遣員恭代者為多，間有帝、后親禱者。康熙某年孟夏，久旱，上虔誠祈禱，由乾清門步禱至天壇，諸王大臣皆兩縷素服從，未至天橋，濃雲驟合，立降甘霖。乾隆己卯，旱，上屢禱於三壇、社稷，雨不時降，乃步禱於天壇，次夕，澍雨普被，歲仍大稔。上詠《喜雨詩》誌之。

乾隆壬戌，特旨每歲己月擇日行常雩禮，如冬至郊壇之制。皇帝躬詣行禮，衣服、旗幟皆用皂色。如常雩未得雨，先祈天神、地祇、太歲三壇，次祈社稷，遣官各一人，皆七日一告祭，各官咸齋戒陪祀。如仍不雨，還從神祇等壇，祈禱如初。旱甚，乃大雩。皇帝躬禱昊天上帝於圓丘，不設鹵簿，不除道，不作樂，不設配位，不奠玉，不飲福受胙，三獻樂止，用舞童□六人，衣玄衣為八列，各執羽翳，歌高宗御製《雲漢詩》八章，餘與常雩儀同。祭後雨足，則報祀。

乾隆間，京師大旱，孝聖后於御園龍神祠內，步行親往禱雨，旋即渥沛甘霖。宮中禱雨之文，謂之《木郎詞》，三□餘句，以三四五七言為句，類漢時郊祀樂章。

光緒戊寅，晉、豫奇荒，畿輔亢旱，朝廷議蠲、議賑，大沛恩施，下詔責躬，至有「天降鞠凶何不移於宮廷」之語。二月初五日，諭內務府，將宮闈應用之需，力加裁節，減省浮費，以益賑需。孝貞、孝欽兩后率德宗露禱，長跪三四小時，仰望星月皎然，至於慟哭。舊例：祈雨疏文，由翰林院撰擬。此次特命南書房恭進，辭語迫切，幾踰桑林之禱，具名稱臣某某氏、某某氏率子男某某，亦創舉也。南齋撰進稱「妾臣」，御筆去「妾」字。

光緒壬寅，晉省自春徂夏，亢旱異常，祈禱不應。先是，四月二□六日，巡撫命設壇南關外。二□七日黎明，傳諭閉南門，升

大堂，斬旱龍一條，率司道步出西門，至關帝廟拈香畢，命司道入城辦公，巡撫宿廟內，虔禱三日。二〇七八日連得小雨，二〇九日略大，巡撫即於二〇九日入城。五月初一日，雨稍大，夾冰雹，初二三日連得雨甚小，四鄉均未霑足。巡撫率司道詣關帝廟謝降，派員至邯鄲迎鐵牌，至忻州楊娘娘廟迎神來省祈禱。自是厥後，迄未得雨，而農田望雨尤切，四鄉有一種名油旱蟲者，食穀苗幾盡。祇四〇餘州、縣略有水田，尚有庶幾之望，此外則異常乾旱，不能種植。近省城設壇二〇四處，地方官每日拈香。南關外另設七龍壇，壇內糊紙龍七，形狀奇偉，並捉獲旱龍如蝦蟆、蚊豕之類殺之，以民間龍軍所生幼孩二，衣赭衣，祈禱諷經，壇上置母豬，以鐵器熱火烙豬尾。各神廟咸焚冥幣，諭民間能捉獲旱魃，即俗名「墓虎」者，予以重賞。沿街鋪戶，皆淘井汲水注缸內，種柳枝，供奉水神。或遇天陰，則譙樓鳴鐘、擊鼓，以迎雨神。種種方法，皆優為之，迄不應驗。

光緒辛丑，長安苦旱，孝欽后命大臣禱雨太白山，果獲甘霖。御製申謝之文，泐石山巔，碑首全題皇太后徽號，前代碑碣文字無此例也。

宮庭有祈雨之事，后妃、宮眷皆沐浴齋戒。德宗禱於宮壇，佩一三寸高之玉牌，上鐫「齋戒」二字，凡皇帝從官皆佩之。孝欽后妝飾，不御珠玉，服淺灰色衣，無緣飾，巾履亦然。飲食僅牛奶、饅饅二物，宮眷則食白菜煮飯。禱之前，孝欽方入殿，有一太監跪呈柳枝一束，孝欽折少許，插於髻，宮眷等皆然，德宗則插於冠。插柳畢，太監李蓮英跪奏諸事已備，乃群從孝欽步行，至孝欽宮前之一室。宮中置方案一，上置黃表一折，玉一方，硃砂少許，小刷二，旁案列甕瓶，中插柳。孝欽之黃緞褥鋪案前，案置香爐一，燃炭，孝欽取檀香少許，投之爐，乃跪於褥，宮眷皆後跪，默誦禱詞。詞曰：「敬求上天憐憫，速賜甘霖，以救下民之命，凡有罪責，祈降余等之身。」默誦三過，行三跪九叩畢，乃出。

國初祭儀尚右

凡祭祀，明堂禮儀皆尚右，神位東嚮者為尊，其餘昭穆分列。故禮親王以宗老，孔定南以藩長，皆居右班。

袷祭捧帛爵用近支王公

乾隆中，高宗定宗廟執事禮，悉用近支宗室，駿奔襄贊。故歲暮，太廟袷祭捧帛、執爵諸執事官，皆聖祖以下宗室諸王公、將軍充之。先期由宗人府傳知各執事員，俟具奏後，應於二月之三十六九日，敬赴太廟演禮，并特賜花翎以優寵之。【後凡各員有未經賞賜翎支者，即令屆期借戴。】若有託故不到，即將該員並該管學長，一併嚴參。

皇后入廟

古制：后先帝崩，則祔祀於廟，設位於其姑下。然遇行袷祭之禮，動多關礙。至明世宗，預祧仁宗，以方后入祔，益非法矣。國朝定制：后先崩，暫奉安神主於奉先殿夾室中。孝敬后、孝賢后、孝儀后皆沿是制也。

祧廟

自商、周尊契、稷為始祖，歷代追崇四親帝號，供奉太廟，而開創之君轉居其下。及親盡，祧廟時，太祖始正南向之位，非歷有百年，其典不備。如唐之憲、懿，宋之僖、宣，屢經罷復，識者譏之。本朝太祖肇基東土，撫有寰區，追崇原廟四聖神主，即安奉於太廟後殿。遇四時祭享，遣親王一人為之攝祭；元旦令節，萬壽節日，遣官致祭；每歲袷祭，則命覺羅官恭捧四聖神主，合祭於太廟中，禮成，仍安奉於後殿。時享之日，既不預九廟之數，復不壓高廟南向之尊。

致祭賜奠之儀

蒙古外藩王、貝勒及呼圖克圖死，皆遣官致祭，或賜奠。致祭者有祭文，使者行一跪三叩首禮；賜奠者，使者至，立奠三爵而已。然賜奠之禮，隆於致祭也。使回，有私覲羊幾頭、馬幾匹、駝幾隻，或佐以銀者，使者反其銀與駝，或取一、二羊，或取一、二馬而已，貧者猶不能也。